

乡愁

孙健忠





2 039 1470 0

乡愁

孙健忠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乡 愁

孙健忠

责任编辑：袁仕捷

装帧设计：郭天民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00,000 印张：12.5 印数：1—42,9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519 定价：(平 装)0.99元
(简装精装)1.10元
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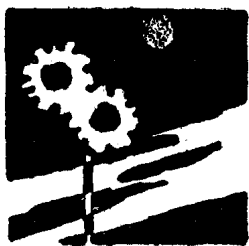
乡愁…………… (1)

甜甜的刺莓…………… (59)

水碾…………… (249)

留在记忆里的故事…… (357)

文学与乡土 (代跋) …… (389)



乡 愁

这是一个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下午，山湾里来了许多逃难的城里人。他们穿着稀糟的破烂的衣裤，背着各式各样的枪，脚上溅满泥巴，脸盘上蒙了厚厚一层灰。有些是受了伤的，由别人扶着慢慢地走，还有几副滑杆，抬着重伤者。从他们的嘴里，乡巴佬们得知，城里头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惨剧。他们是属于某一派的，在十来天的对峙中，这一派已经大大失利，抵不住对方的攻打。他们现在要撤退到两省交界的另一侧去。

然而，这都是城里人的事，不是乡巴佬的事。

他们继续朝前走了以后，山湾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，黄狗在树荫下歇凉，困懒觉，鸡婆引着它的一群儿女们在晒坝里觅食；牛铃清脆地响；碾子屋里的碾盘轰轰隆隆地转；溪涧里的水哗哗地流；……

这时候，从碾子屋脚下的溪涧边，从光溜溜的矾子岩上，站起一个年轻的女人来。她把洗干净的衣裳，一件件捡进木提桶里，一只手挽着，另一只手拿起棒槌和茶枯，朝村子里走去。

还留在溪涧边的女人们，放下手里的衣裳和菜叶子，扭转脑壳，象望着什么丑八怪一样，指着她的背襟，山麻雀似地叽叽喳喳议论起来：

“骚！她捡了一个过路的野男人！”

“还是个后生家呢。”

“她洗的那些衣服，就是那个后生家的。”

“上头还有好多血！”

“等她男人家转来，会有好戏看哟！”

“听讲她男人也在哪一派呢，这一回开仗火，会不会……”

“枪子子不认人的，哪个又料得到呵！”

“她准定听到一点什么了，要不怎么把一个后生家捡进屋呢？”

“伤尽天良的‘窝罗害’！二辈子转生要变猪变狗！”

“.....”

这个被“指背”的年轻的女人，离开了这条哗哗奔流的溪涧，再也没有返脑。并且她已经走得那么远了。女人们的指指点点的、不怀好意的议论，她是看不见的，听不见的。但是巧得很，她用自己的极度灵敏的神经末梢感觉到了。她马上作出了反应，胸脯挺起来，脑壳昂得高高的，眼睛望着天上的云；她一只手挽着装满衣服の木提桶，另一只手上拿着的棒槌和茶枯，这时，也放进木提桶里去了，让一只手空起来，悠悠然甩动着；她的玫瑰色的光脚板，在弯弯的用青岩板铺成的村路上，很有力地吧哒吧哒响。

她这样得意，这样高傲。

同时，她又是这样标致，没有包头帕，青悠悠的发丝，梳成好多条辫子，在后脑壳上挽起一个髻；鲜嫩的脸盘儿上，有两撇秀气的弯月似的眉毛，有两颗星子般亮晶晶的眼睛，还有一张妩媚的花儿似的嘴，她的衣架子也很好，象柳枝一样轻盈，象松杉一样挺拔；看她走路的姿态，使人想起舞台上迷人的舞蹈；蓝色的府绸长裤，花格子涤确良衣衫，显得那样合身，增添了她的形体美。她似一位刚下凡的仙子。也许由于这个缘故，她才招来了那些女人们深深的嫉恨吧？

走过了一座小木桥，她估着已经到了那些女

人们的眼力“射程”之外了，这才轻松地吁口气，放慢脚步，回复到常态。

小木桥底下，有一口“牛困塘”。几条热得发昏的水牛，正在塘里洗澡，躲在芭蕉叶下边的荫凉处，全身浸进黄黄的泥巴水里，露出两盘牛角和一对鼻孔。塘那边，有几丘水田，刚收过稻子，剩下满田的禾茱，漫了一拳来深的水。一个戴竹斗笠的鸭客，把长竹竿一横，水鸭子们就争先恐后地扑进田里，寻觅打谷人撒落下来的谷粒。水田那边，有一幢很普通的土家人的木楼，中间是堂屋，右首是耳房，左首是火塘屋，屋两边都搭起偏棚，一边是猪栏屋，一边是碓屋，拿杉木皮盖的屋顶，长起一层厚厚的绿苔。一些树籽儿和草籽儿，不晓得是风带来的还是鸟儿带来的，它们不管场合地在屋顶上繁殖起来了。屋前有几茱柚子树和柑子树，有一个小小的园圃，一块宽敞的岩坪坝，岩坪坝里，码了几捆干柴，拿簸箕晒了许多茄子、苦瓜、豆荚一类的干菜，晾着几件颜色鲜艳的花花衣。

这就是她的家。她站在岩坪坝里，望了一眼挂在大门上的弹子锁，听听，屋里没有响动。她稍微落点心，放下木提桶，把屋檐底下的竹晾篙移出来，架到太阳还能照到的地方，一头搁在篱笆上，一头搁在三脚叉上。她拿起木桶里的衣裳，

抖伸，往竹篙上晾，一件，两件，……都是些男人的、读书人穿的衣裳。晾好以后，她过细地检查了一遍，拿鼻子嗅嗅，看那上头的黑汗和血污是不是都洗脱了？

她满意地吁了口气，转过身子，走到阶檐上，从衣荷包里摸出一片钥匙，旋开大门上的锁，推开双幅门。她的动作是匆忙的，慌张的，当她走进火塘屋，走到牙床边的时候，她的心又象擂鼓一样咚咚地跳起来了。

是的，她在大路上捡回了一个男人，一个阎王老子差点勾去名字的人。现在，这个男人正因在她的牙床上，脸色蜡黄，拿黄裱纸糊了一样，脸盘骨突起来，尖尖的；鼻孔里呼出来很细微的气，啊，额门头滚烫的，正在发烧，那张紧紧闭着的嘴巴，烧出来许多燎泡，他仍然昏迷着，没有醒过来，两个又深又黑的眼窝，眼皮子没有打开。他还在死亡线上挣扎。他非常需要药师。但是合作医疗站的药师到远处出诊去了，只怕要天黑才回得来。她能给他一些什么帮助呢？刚把他抬进屋，放在自己的牙床上时，她心里很紧张，很恐惧：“会不会死在这里呢？”现在她已经不这样想了。他的性命完全托付在她的手里了，她要尽一切努力来救他。她端起热水瓶，在瓷碗里倒了半碗水，放些糖，拿调羹搅匀，坐到床边沿，动手

喂她的病人了。这有几多困难啊！用了好大的劲，才把他的嘴皮和牙齿扳开，糖水刚喂下去，又回出来。他的喉咙管被什么堵起了？她只好拿来一条印花毛巾，一边喂，一边揩干被回出来的糖水打湿了的绿绸面夹被。这个和她丈夫差不多年纪的男人，在她面前，变成一个偎在母亲怀里的娃儿了。

正是一种母性的力量支持着她。她的手是这样轻巧，眼睛是这样慈蔼，心是这样善良和温柔。当他把糖水回出来，喉咙里发出怕人的咕咕声时，她拿着调羹的手发抖了，心在瑟瑟地颤动了。

望着这可怜的男人，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。他如今在哪里？他怎么样了？会不会……真不敢往下想了。我们已经晓得，山湾里的乡巴佬，对城里所发生的事，都抱着一种漠然的态度，只把它当作龙门阵来摆。唯独她例外。她的神经牢牢地牵到城里头。从城里传来的每一个消息，都使她不安和惶恐。丈夫有很久没回来了，连信也没有一封。实在让人担心啊！从山湾到城里，只有五、六十里路，崂劲走，大半天就走得到。她盘算着，等打完谷子，忙过这些天，就到城里去看看。可是正当她准备动身的时候，城里出事了，真刀真枪地开仗火了。好多人来劝她：“去不得罗，枪子子不长眼睛的，别人问你什么观点你又答不出

来，……”“加上你是个女人家，又长得这么标致，这兵慌马乱的，……”这一来，她只得放弃了进城的打算。但是她吃饭没得味，做工夫没得心思了，整日里心神不定，痴痴地想；到夜里，不停地在床上打翻身。她常常口问心、心问口：“他不会跟着别人去打仗吧？”她又自己回答自己，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是个有知识的人，为哪样要拿着性命去要呢？”这就是她对他的信念。然而这个信念很快又动摇了。她想起一些事来：裁秧上岸那时节，她去城里看他，在那里住了几天。她见他从早忙到夜，写大字报，上街贴大字报，开会，游行，喊口号，打旗子，……到夜深，他回房来了，搂着她，很抱歉地笑笑，说：“嗨，我没有陪你，你不会有气吧？”她却不笑，认真地说：“当然有气。我搞不清，你一天到夜在忙些甚么呀？”“搞‘文化大革命’，保卫毛主席！”“照你讲，真有人要害毛主席罗？”“有，有呀；我们就是要和他们斗呀！”这还有什么话讲呢？居然有人敢害毛主席，那还得了，当然要和他们斗呵！如果她碰见这样的人，也不会对他们讲客气的。她觉得丈夫的事业是正当的、无可责备的了。但是她仍有点不放心：“开会，游行，你跟着去就是了，为哪样一定要领头喊口号呢？”丈夫又笑了，笑她不懂得政治上的事。她说：“实在要你喊，你就放小声点喊嘛，何必那样

直起喉咙喊呢？”丈夫说：“只要是保卫毛主席，莫讲喊口号，就算拿出我这条命，我也舍得。”听了这话，她好怕呵，事情有这样严重吗？现在，一想起这话，她更加害怕了。到了动刀动枪的时候，他会站在干岸上看热闹吗？他不是那样一个人！山湾里也有一个在城里搞工作的，他不愿意留在城里打仗，老早就回来了，天天坐在火塘屋里，连大门都不出。可是她的人偏偏不回来！你拿他有什么法呢？

有时她又想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写大字报积极，喊口号积极，真的打起仗来，他哪里肯去呢？那一回，她见着的，礼堂里开大会，一个人跪在台上，戴个拿纸扎的高帽子，帽子上写了字；胸口前挂一块大木牌，木牌上也写着字。人们拿最难听的话，大声骂他，污辱他，……到后来，几个样子很恶的人，把他拖下台，拿皮带子刷他，拿脚踢他，……她闭上眼睛，不敢看了。这好象打在她身上，全身索索抖。回到房里，她上床睡了，盖起两床被褥。丈夫问她：“怎么的罗？”她说：“冷，冷，……”又问，“挨打的那个人犯了什么罪？”他说：“他反毛主席，是反革命。”她这样想，在这里，人人都戴红手圈，挂像章，丈夫也如此，只有那个挨打的人没有。因为这样，就说他是反了毛主席吧？她问丈夫：“你刚才打了他没？”他摇头说，

“没。”“你踢了他没？”“没。我哪里有这么歹毒？见别人打，我就走开了。”“你为哪样要走开呢？你劝他们莫打啦！”“我哪里劝得好？你一开口，别个就会讲你没立场。还说是小资产阶级什么的。”“那……你保着你自己吧，千万莫打人哟！你今天打别人，二天别人又会打你，都是些伤天害理的事，会烂手烂脚，得报应呵！”丈夫答应了她：“你放心。毛主席早讲了：要文斗，不要武斗。”他是有知识的人，心善，脾气好，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；同时，他很爱自己的妻子，一定会听妻子的话。他哪里肯拿起刀枪，跟着别人去打仗呢？

为了证实这样的想法，她作起了“卜卦”的游戏来。淘米的时候，她从端桶里抓起一把米，心里默神：单数是凶兆，双数是吉兆。她放在手板心，一颗颗数，果然是个双数。但是当她数第二遍时，不知怎么的，又变成一个单数了。她从来不信阿咪妈妈，也不信山鬼。现在，她倒希望真的有那样一种力量，时刻卫护着他，保佑他平安无事就好了。到夜里，她的精神更加恍惚，困在床上，望着火塘里正在熄灭的火子，一声声不停地唤着丈夫的名字：“回来吧，快回来吧！别个要打仗，让他们去打。你留在城里做哪样呢？唉，你晓得不晓得，我为你操了好多心呵！”她听见了他的回答：“要得，我明早就动身转来，安安逸逸坐

在屋里头。我才懒得跟他们拿着性命去要呢！”

今天一早，想起昨夜的事，和真的一样。她立即变得快活起来，心里头的乌云散了，脸盘上映出了朝霞，眼睛里射出了阳光。她对着镜子，梳梳头，略微把自己打扮一下。她想着，丈夫最喜欢吃她做的泡粑。他每回转来，她都给他蒸一笼。今天又怎么能不呢？于是，她往腰上系了一条绣花围裙，拿起刷把，动手洗蒸泡粑用的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的篾畚子，还洗了垫篾畚子的白布。她手脚快当得很，加上这些天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心情，三下两下，就洗索利了。接着，她空出端桶，泡了几升白晃晃的粘米，一只手挽着；另一只手提着水桶，拿个刷把，到碓屋里去了。

这里有一副碓，还有一副磨子。她今天只用磨子。如果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拿铜瓢喂米，一个人只管推，那就好了。可是今天只有她一个人，她一边喂，一边推，兼作两个人的工夫。磨子象打雷一样，轰隆轰隆响。白白的米浆从磨沿边漫出来，落在木槽里，汇成一条小溪，流进摆在地上的水桶里了。她周身发起热来，额门沁出汗，便解脱盘在脑壳上的人字形丝帕，往竹篙上一搭。她心里甜蜜蜜的。每回在这里冲碓和推磨，她都有这样一种心情。旋转的磨子，轰轰的响声，奶水一样白的、小溪般流淌着的米浆，都唤起她好多

的象喝甜酒一样醉心的回忆。

这碓屋是她的爱情的摇篮。

都快两年哪，那是春尾上栽秧的季节，山湾里来了一拨城里的中学生。他们白日帮队上栽秧，夜里就打散，住在社员们屋里。她屋里也住了一个，是个老师，从大学里毕业出来的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家。有天，吃了中饭，她在碓屋里推做泡粑的米浆。推着推着，她突然发现，他正坐在外边坪坝里，手里捧一本书。但是他哪里在看书呢，他的眼睛根本没有放在书上，他在痴痴地望着碓屋里。她心慌了，好象被火燎着，飞快把眼光缩回来。磨子转着，米浆流着，她心窝里象有个蛤蟆，不停地蹦着。然而他依旧坐在那里，以书本作掩护，直勾勾地望着她，望着她。……

他们俩的眼睛终于碰在一起了。她红了脸，大起胆子说：“你，在看甚么哪？”他听到这样问他，索性放下书，回答说：“我，我看跳舞。”她诧异了，说：“哪里有人跳舞呢？”他说：“有，就是你，几多好看的舞哟！”“你是取笑我吧？”“哪里呢，我讲的是真话，真话。”“你们这些知识分子，讲起话来都不同些。”“可惜我没有照相机，要不，我会拍下这张相片来。”“不，我们乡里人，都不喜欢照相。”“为甚么？”“怕它把魂魄摄走了。”他笑了。她也笑了。他将书夹在胁窝里，走过来，靠在碓屋

的门方上，看她推磨。“推这米浆做哪样？”“做泡粑吃。”“就是昨夜头吃的那种粑粑吗？”“嗯。”“我顶喜欢吃那种粑粑。昨夜头，我一口气吃了五个。”她又笑了。若不是看见他这样爱吃泡粑，她哪会又来推这么多米浆？“那好，今夜头你再多吃五个，十个。”他听了很喜欢，说：“我来帮你推一阵，好吗？”她说：“你是知识分子，哪里晓得推磨子哟！”“你让我试试看！”她答应了。他接过磨仗，学她的样子，两只脚一前一后站起，起势推起来。然而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呵，一开头他就推了个反磨，惹得她哈啦哈啦笑。他用力又不匀净，一时太猛，一时太轻，磨子卡起推不动了。她笑着说：“我先就讲了，你是知识分子呀，知识分子呀，……”她从他手里接过磨仗，说：“你拿铜瓢喂，我来推，这样就快当了。”这一来，他们配合得很好，磨子轰隆轰隆转，米浆滴滴嗒嗒流。她发现，他仍然在望着她，悄悄地望着她，真把她望得象含羞草一样羞死了。

到推完米浆的时候，他大起胆子说：“把你的一样东西，拿给我看看，好吗？”她说：“哪样东西呢？”“你的手！”他也许太紧张了，声音发抖。但是她不肯，把手藏起来：“不，不行！”他没有气馁，一下子抓着她的手，紧紧的。这太突然了。她害羞，生气，挣扎着说：“放开！放开！”他仍然紧

紧抓着她的手。她威胁地说：“你再不松手，我要喊人了！”她终于挣脱出来，象要躲避什么瘟疫似的，从碓屋里逃走了。

以后的几天，她发现他变了一副样子，总是勾起个脑壳，不讲也不笑，那眼睛里，流露出忧伤，碰见她的时候，他只望着地上，连望她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了。嗨，你这个后生家呀！……一天傍黑，吃过了夜饭，她突然喊着他：“我又要蒸泡粑了，你来帮我喂磨子，好吗？”他们拿着刷把，提了水桶，挽起端桶，来到碓房里。她出其不意地伸出手来，对他说：“给你看，给你看！一双做工夫的手，粗格格的，有哪样看头呵？”当然的，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手，又用两条男人的有力的膀子，死紧地箍着她的腰。她喘不过气来，但是她依从了，她靠在他的臂弯里，闭上眼睛，脸盘儿和颈根都热的发烫，心跳得厉害。不知什么缘故，她的眼窝里流出了泪水，热热的，流到脸颊上，又变成沁凉的了。他拿手指头抹去了她的眼泪，说：“你，为甚么哭哪？”她小声地抽抽嗒嗒地说：“我真怕，真怕，……”他把她箍得更紧一些，说：“你怕哪样呢？”她没有回答，却在他的耳根底下问：“你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”他嘴里的热气直冲到她的脸上，回答说：“我喜欢你呢！”她一下子睁开了湿漉漉的眼睛，借着天黑前的微光，直直地